

民間音樂喜劇

多瑙河彼岸的薩坡羅什人

歌劇脚本

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文藝活動處編印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多瑙河彼岸的薩坡羅什人

庫拉克—阿爾捷莫夫斯基曲

格奧爾基·施波夫編譯新詞

林 耘 譯

登 場 人 物

伊萬·卡臘西——45至50歲 男低音

奧達爾卡——其妻，35歲 女高音

奧克桑娜——寄居於卡臘西家的孤女 女高音

安德烈依——青年哥薩克 男高音

普羅柯普——書記官

蘇丹（土耳其王）——30歲 男中音

謝里赫·阿迦——土耳其王近臣，太監 男高音

伊勃拉根——回教教堂的長老 男低音

哥薩克老人

年青的哥薩克們

阿勃杜拉——小黑人，蘇丹之僕。

哥薩克男女羣衆，農夫農婦，蘇丹侍衛，土耳其兵士。

故事發生於多瑙河彼岸的土耳其轄境內。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一八二八年——二九年俄土戰爭以後。

第 一 幕

幕後合唱（詞見第6頁）

（奧克桑娜從屋子裏溜出來相信沒被人看見，跑到一株櫻桃樹跟前，焦急地尋找着什麼。）

奧克桑娜：又沒有見着絲帶……他沒有能划到對岸吧……噢，我的親愛的，我的最親愛的……我準備跟着你，哪怕是到天涯海角去也行……你回來吧，要是你不能回來，我還不如死了的好……

奧克桑娜獨唱曲

半夜的星星呀，
你就像是眼睛——
瞅着這些村莊，
瞅着這谿谷與山崗。

請你們從烏克蘭故鄉，
給我捎來個信息，
給我這可憐的姑娘，
減輕一些憂傷。

藍藍的鴿子呀，
敏捷的雄鷹呀，
你們世世代代自由飛翔，
你們的命運叫人羨煞，
請你們從烏克蘭故鄉，
給我捎來個信息，
給我這可憐的姑娘，
減輕一些憂傷。

靜靜的多瑙河呀，
青蔥的樹木呀，
呼哨的風兒呀，
汹涌的波濤呀，

請你們從烏克蘭故鄉，
給我捎來個信息，
給我這可憐的姑娘，
減輕一些憂傷。

（奧達爾卡從窗口探頭出來窺望，把水桶掉在地板上。）

奧達爾卡：請別見怪，聖母娘娘，什麼惡鬼把他拖住了整夜不回來……
……奧克桑娜，你在那兒做什麼？

奧克桑娜：我就這……我沒有什麼……

奧達爾卡：我的姑娘呀，你怎麼啦？……你為什麼這樣早就起來啦？
你在那兒尋找什麼？……

奧克桑娜：唉！親愛的媽媽，我不知怎麼跟您說好。……我再也隱瞞
不下去了……

奧達爾卡：那你就告訴我吧……我是心疼你的呀！你是我最寶貴的，
就跟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

奧克桑娜：唉！媽媽呀，我愛上了一個哥薩克……

奧達爾卡：哦，要是哥薩克人好，那也好啊……是不是把逃回故鄉去的
薩坡羅什人帶過多瑙河去的那個？

奧克桑娜：噢，媽媽，就是他……

奧達爾卡：我心裡早覺得了……那有什麼，安德烈依是個好哥薩克……

奧克桑娜：快滿三個月了，總也不見安德烈依來……媽媽，上回他就是
在這棵櫻桃樹底下跟我告別的。他把我繫辮子的絲帶兒
拿了去，說：「留着做紀念」……說：「我回來的時候，
就把這根絲帶綁在這根樹枝上給你做記號，要是土耳其人
把我抓去了，那末你就再也看不見我，也看不見你的這根
絲帶了。……」我一直沒見到這根絲帶，別是出了岔子，
我心裡老覺得不安……

奧達爾卡：瞧，這就是我們女人家的命運！……你的那個哥薩克，總算還在幹着一件神聖的工作，把我們的人從不自由的土耳其地方帶出去，可是我的那個呀，聖母娘娘，你別見怪，不知道什麼惡鬼把他拖到哪兒去了……是誰想出來讓這幫男子漢來折磨我們的……

奧克桑娜：媽媽，你說什麼呀？伊萬叔叔大概是在那兒跟那些長輩們商量事情……可是我的那個呀，也沒有見來掛記號……他別淹死啦，我親愛的安德烈依，別沒划到對岸，就淹死在多瑙河裏啦……

奧達爾卡：你想到哪兒去啦，親愛的孩子！一個親愛的人的衷心誠懇的禱告會把哪怕是沉到海底了的人也能救活的……安德烈依活着呢，他既然是一個在黑海邊上長大的人，多瑙河在他算得了什麼呢，這樣的哥薩克是不會失手的。你很快就能從這棵櫻桃樹上解下你那根蔚藍色的絲帶來了。可是我的那個在哪兒？……聖母娘娘，你別見怪，什麼惡鬼把他拖去了，成天成夜不回來……我等呀，等呀，有兩夜沒有合眼啦……

奧克桑娜：他會回來的，親愛的媽媽，他會回來的。

奧達爾卡：所有的哥薩克，都像發了瘋似的……希芙里婭·高鳳契克為她的彼得淌了兩天眼淚啦，娜絲佳為她的基里爾號淘大哭，連教母甘娜為他的塔拉斯也哭得好厲害，哥薩克們都不知到哪兒去了，就像是全都掉進了水裏……嘿，可恨的浪蕩子！是不是給土耳其的巡邏兵抓去了？我到甘娜教母家去看看，她丈夫回家了沒有？

（下）

奧克桑娜：不，不，我也看不見我的安德烈依了！

普羅柯普：（從籬芭後面鑽出來）我的小鴿子，我親愛的棕眼珠兒的姑娘，你的聲音就像是夜鶯兒一樣。

奧克桑娜：啊，是你呀……

普羅柯普：是我……我的棕眼珠兒的姑娘！

奧克桑娜：真嚇了我一跳……

普羅柯普：嘿，你呀……我的藍翅膀的小鴿兒，到我身邊來吧，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奧克桑娜：秘密？

普羅柯普：噤！……這可得小聲兒說的，這是一個不能讓旁人聽見的秘密。

奧克桑娜：這是誰的秘密？

普羅柯普：我的，是我的秘密……

奧克桑娜：你的秘密，每星期都有七個……

普羅柯普：你簡直就像荊棘那末扎手……我熱烈地愛上了一個棕眼珠兒的姑娘……

奧克桑娜：她是誰呀……

普羅柯普：讓我悄悄地來告訴你，你不告訴旁人嗎？

奧克桑娜：你要說就說吧，你這個倒楣鬼！……

普羅柯普：是你！……我要是撒謊，我就是土耳其人的兒子！……

奧克桑娜：你怎麼那樣不要臉，普羅柯普？……

普羅柯普：奧克桑娜，我像影子似地跟着你。祇要一天沒看見你，我就難過得要死，就像有一條毒蛇在咬着我的心似的。

奧克桑娜：你胡說什麼呀！

普羅柯普：這是我的真心話，一個神學校的畢業生——書記官，翻譯官，騎士和情侶的真心話，你愛他吧……

奧克桑娜：嘿，你真是個小丑，普羅柯普！

（逃入屋中。）

普羅柯普：跑得好快，跑得好快，就像一隻胆小的牡鹿。

（傳來合唱聲）

哥薩克農夫農婦們的合唱

喂，兄弟們，下地去吧，
那兒金黃色的莊稼像一片大海，
命運呀，我們求你，
對我們慷慨點兒吧，
誰幹活動苦，
誰就有雙倍的收成，
喂，我們不用悲傷嘆息，
我們的勞動不會白費。
我們回想起了親愛的故鄉，
在那靜靜的多瑙河的彼岸，
我們永遠是烏克蘭人，
我們為你眼淚淌不完……

（一羣農夫農婦經過，拿着鐮刀、鐵耙去收割莊稼；姑娘們來邀
奧克桑娜，全體向田野走去，普羅柯普重新出現）

普羅柯普：就像黎明前的霧似的，一下子都給吹跑了……

（謝里赫·阿迦和一個土耳其巡邏兵在農夫農婦們後面跟蹤而
至）

謝里赫·阿迦：喂，書記官，你在這兒幹嗎？

普羅柯普：我就像給丟進了烈火熊熊的爐子裏去燒的少年似的在這兒
受煎熬……

謝里赫·阿迦：你在受煎熬？我看你是在做賊吧？

普羅柯普：那是你們土耳其人幹的勾當，至於我們，崇拜美女是無傷

大雅的。

謝里赫·阿迦：你說，這兒住的是什麼人？

普羅柯普：這兒住着伊萬·卡臘西的女兒，一個挺漂亮的姑娘。

謝里赫·阿迦：就是那個鼓動哥薩克回到烏克蘭去的卡臘西嗎？

普羅柯普：老爺你這話可說差了。薩坡羅什人都自己要跑到河對岸去，他們一直在跑着，以後還要跑呢。

謝里赫·阿迦：你這個書記官真會說話，你的舌頭倒不短。

普羅柯普：所以說我是一個雄辯家。

謝里赫·阿迦：可是真要你回答什麼問題的時候，你的舌頭怕就不夠長了。

普羅柯普：舌頭短的人活得長些。

謝里赫·阿迦：你以為我們不知道，是誰不斷把哥薩克人渡回到烏克蘭去嗎？我們都知道。就連是什麼人阻擋着你這位陸軍文書討得奧克桑娜小姐的歡心，我們也知道。

普羅柯普：還知道什麼？

謝里赫·阿迦：還知道奧克桑娜小姐的未婚夫，是個挺漂亮的小夥子，就像上弦的月亮那麼漂亮。

普羅柯普：你說那是誰？

謝里赫·阿迦：怎麼，你屈了我嗎，我非告訴你不可？

普羅柯普：你說！你快說！

謝里赫·阿迦：你怎麼，怎麼……

普羅柯普：別惹起我的火來！你快說，是誰？

謝里赫·阿迦：安德烈依。

普羅柯普：哪一個安德烈依？……

謝里赫·阿迦：就是那個安德烈依·聶却依，就是他把哥薩克人渡到多瑙河那邊去的。

普羅柯普：噯，老爺，老鷹兒飛遠了，你才看見哪！

謝里赫·阿迦，今天晚上他應該到這裏來。

普羅柯普：他死了呀！

謝里赫·阿迦：今天晚上他應該到這裏來。

普羅柯普：這裡？

謝里赫·阿迦：這裡。要是你真的愛奧克桑娜，那就請你幫我們抓住
安德烈依……

普羅柯普：抓住安德烈依？

謝里赫·阿迦：他從那一邊一划到這邊岸上，你就給我們放個信號。

那你馬上就會成為薩坡羅什人當中最最富有的一個未婚夫了。

普羅柯普：哥薩克人的全部財富就是兄弟之誼，而用金子來打動奧克桑娜……打不動她的心的……

謝里赫·阿迦：能打動的，土耳其有句聰明話教訓我們說：「有了金子，你要到哪兒都成」。那時候奧克桑娜也就是你的了。
(把一袋金子擱在他的膝蓋上。)

普羅柯普：我的？(看見了那一袋金子)金子……拿金子去打動奧克桑娜？這是一個侮辱。你們這句土耳其的聰明話真骯髒！嘿，你那副異教徒的心腸真該挨三倍的詛咒！我叫你看看我們哥薩克人的聰明！……

(遠處傳來卡臘西的歌聲)(兩人下，卡臘西上)

卡臘西獨唱曲

噢喂，痛痛快快地樂了一陣子，

好容易才走回到這裏……

大概，又要挨老婆一頓揍， } (唱兩遍)
抓了我這綰頭髮拖來扯去。 }

噢，我趕着車兒到了小酒店女掌櫃那兒，
又在她那裡喝了三大杯酒，
醉得我從大車上滾了下來，
差點兒，差點兒沒有把小命摔丟 } (唱兩遍)

噢，這真不是個好玩意兒，
我，大概，喝了整兩瓶，
瞧，第三瓶在哪兒……用得着啦，

(白) 可是第三瓶弄到哪兒去啦？啊，它在這兒呢，這第三瓶寶貝……

(唱) 就把它留着當醒醉酒兒喝吧。

(白) 喂，有誰在那兒？(從窗戶向屋內探望) 奧達爾卡！
奧達爾卡！你在家嗎？真的是一個人也沒在家。奧克桑娜也下地去啦。真好，奧達爾卡不在家。要在家呀，她又得問：上哪兒去啦？幹什麼去啦？……你告訴她試試，她這個胖豬就會滿街傳開去……嘿，算了吧，這一回就怎麼的也得給他扯個謊兒……

(普羅柯普跑上)

普羅柯普：奧克桑娜，奧克桑娜！

卡臘西：你幹什麼呀，你這個喝墨水兒的，你怎麼就像個短尾巴的兔子在柴棵裡似地老往這兒鑽？

普羅柯普：哪一個哥薩克也不樂意這樣，不過我的兩條腿就像是給磁石吸住了似地，自個兒跑到這個樂園裏來了。

卡臘西：我說啊，普羅柯普，這兒不是你走的路。當心，別讓旁的

小夥子把你的肋骨給打斷了！

普羅柯普：我能忍受這個。我們的祖先亞當，也正是爲了這個丟掉了一根肋骨。唉，可煞啦，對不起，老天爺，簡直就像在地獄裡。

卡 臘 西：你大概喝了酒了吧？

普羅柯普：親愛的哥薩克，我不喝酒。因爲酒雖烈，還有比酒更烈的呢。

卡 臘 西：你說什麼？還烈？這是什麼酒呀？

普羅柯普：這就是你的養女奧克桑娜。

卡 臘 西：哼，你這個傢伙不懷好心眼兒。可惜，安德烈依這可憐的孩子遭到了不測。要不，他就會給你瞧瞧厲害了。

普羅柯普：這個黑海水鬼還沒有死……

卡 臘 西：那末說，還活着？你從哪兒知道的？

普羅柯普：謝里赫·阿迦到你這兒來了。他想收買我。說：「他從那邊一划到這邊岸上，你就給我們放個信號，你馬上就會發財了。（把錢袋丟在地上）」

卡 臘 西：他想要薩波羅什的哥薩克人爲了金子出賣自己的弟兄？

普羅柯普：就像出賣耶穌的猶大那樣……

卡 臘 西：嘿，這幫異教徒的心腸真該挨三倍詛咒！要是土耳其人把整個河岸都封鎖起來了，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得派人去把渡口守起來？不過這事兒很危險……

普羅柯普：眼看那個哥薩克要遭殃了。義不容辭！我也不可惜自己的青春啦，我去守着渡口！

（遠處傳來奧達爾卡的聲音：「就像是鑽到地底下去了，再也不見影兒！」）

卡 臘 西：啊呀，老婆來了！看樣子正在發脾氣。

普羅柯普：就像是一隻挺兇的母老虎。

卡 臘 西：瞧她這就要吵吵鬧鬧地沒有個完了！……

普羅柯普：我得拔腿溜了……

卡 臘 西：你往哪兒去呀？等一等，普羅柯普，你就趁這個機會一古腦兒對奧達爾卡說了吧……

普羅柯普：我害怕……

卡 臘 西：有什麼好怕的！

普羅柯普：我怕她會高興得把我擁抱得透不過氣來，一下子給悶死了！（跑下）

（遠處傳來奧達爾卡的聲音：

「不，今天我地裡可去不成了，就讓奧克桑娜一個人在那兒割吧，她在那兒也挺快活的……」）

卡 臘 西：糟糕了！這正是她那個甜蜜的嗓子。躲起來吧，怎麼樣？……

（尋找躲藏的地方。）

要不，一給她黏上，就脫不了身了。……

（藏在大車底下。）

唉，老天爺，你別讓她看見我吧！是誰想出來的讓這幫該死的娘兒們來折磨我們？

奧達爾卡：（上）丈夫老也不見回來。這個浪蕩鬼，就像掉在水裡不見影子了。哼！等着瞧吧！你總要回來的……

卡 臘 西：事兒不妙……

奧達爾卡：我要是跟奧克桑娜一同下地去了，丈夫也不在家呆，把這個家又交給誰呢？

（發現了卡臘西掛在籬笆上的一串小麪包圈兒。）

啊，原來我的藍鴿子回來安慰老娘來啦！

（向屋內望了一眼，四下裏尋找他。）

他在哪兒呀？他藏到哪兒去了？伊萬！伊萬！你在哪兒

呀？

（看見了他的衣帽）這是他的衣服。他在哪兒呢？老天爺，聖母娘娘，他不要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伊萬！伊萬！

（看見了他藏在大車底下）嘿，到底回來啦，我把他這縉頭髮統統扯下來！

卡 藍 西：衣服在這兒，酒瓶也在這兒，可是我，你找不到！

奧達爾卡：啊，瞧你在哪兒，我的雄鷹！你爬在那兒找什麼呀？魂丟了嗎？

卡 臘 西：啊不，這是我，你看見了嗎？

奧達爾卡：我看見了，是你，可是你幹嗎不吱聲？喂，給我爬出來。說，你到哪兒去了？

卡 臘 西：（從大車底下爬出來）我，呃，這個，你瞧……

奧達爾卡：什麼這個那個的！老天爺，你別見怪，是什麼惡鬼把你拖到哪兒去啦？喂，開腔吧！……

卡 臘 西：我呀，唔……我呀，我病了。

奧達爾卡：病了？

卡 臘 西：是的，病了，

奧達爾卡：看樣子，真是病了。可是你那副嘴臉就像是一隻偷了食的貓！

奧達爾卡與卡臘西對唱曲

奧達爾卡：（唱）

你從哪兒死回來了？

這兩天你搞到哪裏去了？

也不怕人家說閒話，

臉兒都給你丟盡啦！

你在哪兒逛得這麼快活？

你在哪兒吃啦喝啦？
就像鑽到地底下去啦，
在哪兒過了這兩夜？

卡 臘 西：（唱）

喂，你聽我說，發生了怎麼回事，
我現在想起來都害拍，
我真是倒了一個大楣，
差點兒沒有死掉！
我在路上病倒了；
受盡了多少折磨，
好容易人家用担架，
把我抬回到這兒。

奧達爾卡：（唱）

要嗎，你是在路上喝醉了！
要嗎，你沒有上路就喝醉了！

卡 臘 西：（唱）

沒有，沒有，我沒有喝酒，
真的，我不撒謊，撒謊就不是人養的！

奧達爾卡：（唱）

看來，你是喝了一大瓢，
要不，就是喝了一小罐，你這個冤鬼！

卡 臘 西：（唱）

我聽着也覺得受屈，
我祇喝了一小杯。

奧達爾卡：（唱）

你成天成夜在外邊遊蕩，
丟下我可憐巴巴的一人守空房。

我把棕色的眼睛也哭乾啦，
孤零零地守在窓前等你回家。
整整地等了你一個晚上，
直到天邊昇起了霞光。
我眼瞪瞪地瞅着窗外，
整整地哭了一夜。

卡 臘 西：（唱）

唉，調皮的婆娘跟我作對，
動不動就是眼淚，鼻涕，
瞧，她就拿這個來吓唬丈夫，
叫你不知道拿她怎麼辦！

奧達爾卡：（唱）

唉，我要是早知道了，
跟男人過這種日子，
真不如一輩子當個姑娘，
也比今天淌眼淚強！

我再也不跟你過啦，
我真要跟你離婚，
我寧肯做一個寡婦，
再也不能跟你這樣過。

卡 臘 西：（唱）

你瞧吧，我的兩隻眼睛，
也是滿眶子眼淚，我向你賭咒，
它們兩晚上看不見東西……，
幹嗎要出這種倒楣的事。

瞧，我路都走錯了，
走到一個賣私酒的女人那兒去了，
我是聽着兩條腿走去的，
就只好在那兒過了夜。

奧達爾卡：（唱）

原來你這兩夜，
就在賣私酒的女人那兒鬼混？！……
叫鬼把你拖去了！
叫你發一場羊癲瘋！

哼，等一等，好鬥的哥薩克，
我來教教你，該怎麼過日子！
我要叫你這個浪蕩鬼記住，
該怎麼看重自己的老婆子！

我拿趕麪杖打斷你的手和腿，
叫你知着還敢不敢，
在路上喝酒喝得爛醉，
還野在外面不回家來睡！

卡臘西：（唱）

喂，奧達爾卡，算了吧，够啦！
別鬧啦！不要再大喊大叫啦！

奧達爾卡：（唱）

不，就讓人家聽見了吧，
不，我怎麼也不能再忍氣吞聲！

卡臘西：（唱）

她不想跟我過啦，

看來，她是要跟我離婚啦。

喂，奧達爾卡，算了吧，

別鬧啦！不要大喊大叫啦！

奧達爾卡：（唱）

我再也不跟你過啦，

我非跟你離婚不可！

我寧肯做一個寡婦，

再也不能跟你這樣過！

——幕 落——